



五十卷  
五十一卷  
五十二卷

和.6  
1811  
28



門和16  
1811  
卷28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世姪陳

登瀛孝觀  
登漢孝東

全校刻

論一總目

過秦論

非有先生論

四子講德論

以上共三篇

過秦論

論有三篇此  
為第一篇

賈誼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秦自孝公始發廢修  
政故首叙起嶠謂二

殺函函谷關殽函石隴蜀地屬雍州今少  
陝西也嶠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便是不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修仁義一篇大文必得此四句勢方振得起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俱為仁義不修埋根合關東從通之

封於商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了却孝公孝公既沒

為商君史記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家故業因遺策即上

惠文武昭武王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南取漢中西與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

策割膏腴即成臯地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

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關西曰衡合諸侯

拒秦主之者蘇秦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

有信陵皆已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

尸三萬以為二京密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

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密越趙人徐尚未詳杜赫

人齊明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之子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史記范瑛

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首依字戰國策秦王伐

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

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樓緩魏相翟景未詳史記蘇秦之弟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史記吳起衛人聞魏文侯賢

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魏文侯以為將又孫臏生

阿甄之間。贖亦孫武之後。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王廖貴先。見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戰國策。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田侯宜王。廉頗趙奢。皆趙將。俱見上。以上極寫謀臣策士。良將之多。以反。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邛五臣本關而攻秦。形下文秦之強。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總結上了却合從

齊楚韓魏燕趙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極寫秦強

宋衛中山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弊。八字承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大楯曰櫓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日淺。國家無事。二句輕遞過。史記昭襄王卒。及至始皇。始

白王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振長策而御宇內。長策

也。喻吞二周而亡諸侯。史記始皇滅二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浦以鞭笞天下。四句與起處序。孝公章威振四海。南取百越

之地。以為桂林象郡。不特威加中國而且威加百越。百越非一

南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委命下吏。言任乃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不特威加百越而且威加四於是廢先王之

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命民隳五臣本名城。殺豪俊。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以上俱是不修仁義之實。截埋根未只一句結。明便已精神十倍。此是草蛇線灰法。鏗杆頭鐵。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與孝公。僅據殺。函雍州者異。據憶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為固。分頂。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將上面秦許多強，作一大結束。頓筆有千鈞之力。要轉下先頓上，是金針處。作文須知。結上始皇下入。

陳涉乃前，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承上通下，仍把秦之強，再後分界處。微至陋。林西仲云：如引弓者，不滿不發，此是

文字大關鍵，不如是，則折落下面便無力。然而陳涉甕牖繩

索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史記：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秦，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俱見上。極寫

其不足齒數，俱以反。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俛音免。率

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起而亡秦族矣。以上了却陳涉事，與上諸。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以下方把上面作一總論。則上面俱是叙此，則其結

穴直趕到仁義不修，氣絕住。那句句照應上文。陳涉之位，不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

鈞戟長鎗。按鉏耰棘矜，註家紛紛，但此二句只是言其兵器不足恃。鈞者用農器以為兵器，矜者屬棘

矜，削棘為矛，與上斬木揭竿，同一類，銛利也。鉏鉞有鐔者，

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一類，銛利也。鉏鉞有鐔者，

過秦論 四 故也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再將山東之國與陳涉彼此較然秦以區區之  
量有驚鳥已伏復起攫猛之勢復挽到孝公見  
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當日富強何等  
營謀至百年後方成帝業何等艱難以反形下亡國之然後以  
易此俱是於前截用加一倍寫法迫人後截渾身神力然後以  
六合為家殺五臣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守即所  
云逆取順  
也守

按緣胷中先有仁義不修四字却不直使見面前半截截

寫其強正截截著其暴俱為末段豫結胚胎後復截截以  
秦之強形陳涉之弱再用全力將前所叙六國謀欲亡秦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卒無柰秦何與陳涉彼此相形而  
秦卒亡於涉然後總會上文作數層逼拶入仁義不修句  
一點便住結構思力千古無兩。前截中截俱是叙直到  
天下非小弱以下方是論論者即論其所敘之事陸士衡  
辨亡等論俱祖於此若以年代相次亦宜列前今列於後  
則昭明誤也但此尚無大失姑仍其舊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漢書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註非有謂無有也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高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流議猶餘論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容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善本無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不敢便言即是吳王曰

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

何容易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氣

形倨故或有悅於目氣柔形恭而善本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此是佞言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

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誠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

焉欲聞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五臣本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

反以為誹未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

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此是忠言無益於故曰談何容易應一

小住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二句牽上文搭遂

及飛廉惡來章等史記中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

賢臣親近讒夫二句是原其所以崩弛為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進諫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五臣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

儼然矜莊。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禍及其身。直身危

貌拂違也。不可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

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此所引用伯夷叔齊不仕殷亦不仕周以辟世

害。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李善本作

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時無可與言之人。使遇明王聖

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

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之陽。以見

文王。伊尹太公是因可與言之主而進。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

君也。三句就臣說以下就君說由能聽納忠言所致。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

廣其下。本仁祖義。善本作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一統類

謂國不異政。美方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

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就君說止此以下又說臣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

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職官位。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

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總束上文於

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繇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繇連將絕之貌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作親節儉減後宮

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

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老恤孤獨

薄賦歛省刑罰以上說事以下說效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

畜積有餘囷囿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尚書大傳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

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總承上文結之以箴武帝而君人者莫肯

為也臣愚竊以為過以上俱是叙事五句方是論與前篇同法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五臣本作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按大意只是言人君當受善言入手以不能受善言之害

引出能受善言之利借吳君臣以發之東方生善於諫諫

庶亦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佳處不在字句要看其於平

衍見綿厚談字乃篇中眼目故處處照應

四子講德論 并序。講德者講漢家之德也。四子見篇中。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益州刺史

王褒欲宣風化於參度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論之。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

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

寶。是伯牙去鐘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

亦難乎。先以不仕為疑作論端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言非不欲仕緣無人為之汲引

僕雖頑嚚。善本作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

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懿美誠信也贊揚本朝功德夫

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欲求汲引之人又無為文學

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見上商秋越石負芻而聲其音悲

寤晏嬰。晏子春秋晏子之晉至中牟遇越石父負芻於途怪而問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晏子問其故曰彼不知我故為之僕子知我而無禮與彼同矣晏子謝之曰曩見客

之容今見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

之意。

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媿。於古善譽者不

能掩其醜。毛嬙西施皆美婦人嫫母倭媿皆醜婦人苟有至道何必介紹。此段言有美在中人

自知之破他。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甯戚

介紹之說。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

能以斷。五臣本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四句言無可藉手才

絲於矢謂之矰。○此段已開演連珠之體。列子曰故膺騰撇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澁田而有能致遠未若遵塗之

疾也。膺膺騰躍擊擊也擊與繳同蒙亂草衝才蔽於無人行衰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此段言士自致之難不知因人之易又破上不必介紹之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五十一 四子講德論 上 故在子

說上二譬是言無可藉手雖有才無所施  
此二譬是言凡事當舍其難而從其易  
文學曰唯唯敬聞命

矣。敬聞求。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開出後歷子西

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玉西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

關。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因途中求友而問歌訂交想頭奇禮記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合之為於是之士

相見之禮友焉。儀禮士相見之禮賁冬禮文既集。謂禮文學夫

子降席而稱曰。俚力人不識。寡見。豈五臣本聞曩從末路望聽

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

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

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數句

篇議論先將。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

詩意說明。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

侯諭其指意。文學開口玆留下夫子作解圍。韓詩外傳。魏文侯

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子則臣請使。擊曰。諾

於是遂求比犬。晨風齊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

文侯曰。嘻。擊知吾好此犬。皆晨風也。即足使者。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

風謂何。對曰。詩云。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知

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

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

為嗣。四句是言古人歌詩皆有所為。今吾子何樂此詩而

詠之也。得此一疑生出下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善本深而風

召月文選集卷之五十一 四子講德論 三 故也子

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應上聖君

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

之節趨。到是先生會說話留為陳邱子作解圍。外體謂視聽

言因其向背可知其心之好惡。動即歌詠節謂德所止

之域趨。謂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所就之途。美玉蘊於砥。武砮。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

寶也。砥砮石之次玉。精鍊善本。藏於鑛璞。善本庸人視之忽焉。

者快忽忘也。精鍊金已鍊成質者鑛璞有質未鍊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成者此言凡人身當至治不著不察

不能味歌功德必籍。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民氓所不能命

也。命名是以創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

紘天地寂寥宇宙。紛紘象多之貌。寂寥曠遠明君之惠顯忠臣

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此

只將功德虛叙下方究極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其境是作文先虛後實處。卜筮無不是乎。迪道乎信也。一人天

尚書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迪道乎信也。一人天

子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先生會說文學

會辨四箇人中先生文學是正賓正主夫子與陳邱子是陪賓

陪主如戲臺上有正脚色副脚色一人扮出一齣真是奇觀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

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又將歌咏非所宜作

來節節生波。浮游先生色勃皆溢。皆溢怒目精曰是何言與

據發舒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

從古已有以解他惑

昭明文選集序 卷之五十一 四子講德論 三 故芭軒

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誄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應上吉甫周公此喻之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

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并責其不宜議方伯即下文所謂言切也一路文字俱一

步引出一妙甚。分寸喻所見之短罔昧也。億度丈尋把握喻所守之狹却不視也。寥廓大觀圖度也。大人即刺史樞機即

刺史歌詠功德之言。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

曰先生詳之謂審其言如下所云緣陳邱子是浮游先生一邊

人不得不於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鱸秋鱸善並逃九戩

域不以為虛行潦句喻歌詠所及江海喻君鯁鯁句喻歌詠所不及九戩大綱也亦喻君言君之功德或樂歌詠

或不樂歌詠究竟於國家無損一以解先生是以許由匿堯而

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許由夷齊是皆不肯歌詠

國家功德者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雖道方伯之得失究亦於刺史

無損猶垂棘非青蠅所能穢孔墨非邪論所能惑垂棘色黑垂棘孔墨皆喻刺史

舒化以揚名質正敏達采詩以顯至德流惠揚名至德皆指國家歌詠以華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重記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繫絲所以鈎者言出雖小敷宣則其

大其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一客雖室計沮華與議何傷言二客臨

於議沮敗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妙為二家解圍又生出下二

於國家與刺史顧謂文學夫子曰篇文字來夫子是文學一海

人故顧文學併及夫子細針密針否則太冷落也先生微矜於

夫子因一顧又為兩家尋出解圍所云兩邊光也

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大意是言先

人是非所在言不相讓其意未為夫子曰否夫子又為文學故

大過措置也措意謂不必介意圓其說言彼非是

以刺史詠歌功德為可已今以為可已正欲激先生發憤畢盡

其說使人得聞所未聞即語云遣將不如激將尤為巧於出脫

以下彼此詞氣俱方入講德正文須看他一夫雷霆必發而

路生出無數波折俱是空中布局涉筆成趣

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竦躍故物不震不生士不激

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故愚其議以感

憤盡言以願二生亦勿疑也二生謂先生於是文釋復集乃

上俱是叙始講德入題釋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

力也又是文學開先生曰又是先生答話以不皆明作與臣之

智之君惡鳥有其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寥

風蟋蟀俟秋吟浮游出以陰乎自然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鳴聲相應仇遇相從也仇匹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



主不徧親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

就者衆也有是君方有是臣文氣疎宕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本善

夏作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

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已見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五臣本作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王由即由余五殺楚莊即百里奚俱見上

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

滅疆吳雪會稽之耻漢書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

三仁寡人亦以魏文有段干田翟翟璜田子方秦人寢兵折衝萬

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翟璜成魏文侯

弟名呂氏春秋段干木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司

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燕昭有郭隗樂毅見

夷破疆齊困於莒閔齊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

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上用許多排連須得此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

百蠻不足攘也立功雖是臣必由君之舉用今聖主冠道德人

帝漢宣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屢下

經術之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

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會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

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

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五臣本作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

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濟乎多士文

王所以寧也此段將國家功德總其大綱而言仍以詠歌太平意作結若乃美政所施湛恩

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

祿勤增奉五臣作俸以厲貞廉漢書宣紀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

事祿薄其益宣紀令太官損膳省宰減膳食卑宮觀宣紀令太官復修理省田官

諸苑宣紀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絲役振乏困宣紀流入還歸勿算絲

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縉經

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耄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百姓遭縲經

以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繇役之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弟之繇匿宣紀今繫者或以掠奪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

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註愷悌大順也此段晰其細目仍引詩作結皆與上詠歌意隱相關合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

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善本大理峻洪廣雅

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泣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慄二字惴伏

百姓對其任政之人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公五臣本作征公從之公音冲無所

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此段把秦來形是漢文習徑是以養雞者不

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五臣本作人者除其賊故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與秦相反今四海善本作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領起下文瑞應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五臣本作從光暉洪洞朗

天即上神暉宣紀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神天地之神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

焉並從舞德垂容指鳳皇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倍

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以上後陳天符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五臣本無而字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

同辭引古事相形九尾狐白魚俱見上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宣王

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謂以中和名樂

與上偽臣虛稱者不同而事自定也事即宣布功德之事定謂非無據今南郡獲白虎亦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猶服也是以北狄賓會

五臣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旂旗什也取其天符與往古師合張武南郡太守又

借其名以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

為附會

奴者百蠻之最疆者也天性嬌五臣本塞習俗桀暴賤老貴

氣力相高貴壯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

兒能騎羊引健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

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矢牽馬播種則打胡弦掌拊收秋

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伊計什奇文四句以類相從禮記左

把以掌承之郭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

伯不能綏驚邊机士机動屢犯芻蕘樵採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王先賢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紀

臣弟奉珍朝賀正月此段言四夷賓服應上人之瑞應乾坤

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樵齒臯瞞閉剪髮黥首文身裸

力袒徒皆蠻夷種類編結編髮沮顏刻面樵齒黑齒靡不

奔走貢獻權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善本而笑鼓腋鼓夫鴻均

之世鴻大均平也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

態莫舒音而詠至德以一句鄙人黥於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

未克殫焉言雖以所聞為稱述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按大意總是贊揚本朝功德講德雖四人實止二人餘二

人乃戲臺上貼脚雖二人實只一人此一人乃戲臺上正

身布局離奇。論詭行文雲委波屬真鉅觀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身布局', '離奇', '論詭', '行文', '雲委波屬', '真鉅觀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一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世姪陳

登瀛孝觀

全枝刻

論二總目

王命論

典論

六代論

博奕論

以上共四篇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彭祖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著此論以明漢必復興，冀其歸命光武。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漢為堯後故舜亦以堯開端

以命禹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

有天下湯契之後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臣

本作其揆一焉禪繼也不同揖讓征誅不同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漢書贊曰春秋晉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始起沛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夜號即白帝子為赤由是言之帝

王之祚猶統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二句合

言然後精誠通于神明頂德流澤加於生民業故能為鬼神所

福饗應上天下所歸往應次未見運世無本本即是功德不紀

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

適遭暴亂得奮其翅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即用置語託於游說之口所云以矛刺盾也

復知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

賊子者也命即天命直刺入魄置心突却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從天道轉出人事是夫餓饉流隸饑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帝

天祚之為可得而妄處哉物之小者尚有定分何况天下俱暗

神明主折置之逆萌亦以唱嘆悠揚不盡出

之丰神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

莽然卒潤鑊伏鑽質烹醢海分裂俱覆轍可鑒者又况么烏麼

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乎此着刺入是故鴛鴦之乘不聘

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松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栴謂之案栴上梁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歸易曰鼎折足覆

公餽速不勝其任也自起至此以天道人事反覆開喻當秦之

未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本史記文大得便宜王陵之母

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

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

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陵母恐陵為

心於漢遂對使者以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亦本史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

垂策書於春秋即楚漢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又借往事相形見

大丈夫智反不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二句以泛嬰母知廢

若又一刺入法陵母知與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嬰以兵屬漢陵

知其子不可為王知漢王必為天子故曰帝王之分决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此是援古以例今見光武必中興也

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三曰神武有徵應。謂下衆瑞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高祖寬仁五曰

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臣本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形應聲。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

吐哺曰豎儒。板足揮洗揖歷生之說。漢書酈食其求見沛公

幾敗乃公事。板足揮洗揖歷生之說。漢書酈食其求見沛公

鄼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設沛公襲陳留揮麾而去之謂不洗足

悟戎卒之言斷懷士之情。漢書高祖西都洛陽成高四皓之名

割肌膚之愛。漢書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

之愛謂不立趙王如意。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漢書

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拜信為大將又陳英雄陳力羣策舉

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舉

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此段從人事上決其有若乃

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鳥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霄

晦冥有龍蛇之怪。漢書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

有娠遂產高祖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

形而進女。漢書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

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秦皇東游以厭其氣

如季相臣有息文願為箕箒妾是為呂后。秦皇東游以厭其氣

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

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



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則五星聚。見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此段就天符上，其有帝王之

分申上天道，漢書韓信謂高祖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

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古即湯武應天順人而有天下，是其

得今即信布王莽等圖度，非分是兵失得，即事之成失，即事之

取此用暗結，世運結上，漢為堯後五者結上，其與有五取，愈暗

結上人事符瑞暗結上天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欲闇好外不

道葉葉歸根，一毫不漏。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不能全陳，勇王

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二句明應。此段闡于英雄誠知

覺悟畏若禍戒，以為禍患。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通篇結穴，直指光武貪不可

冀無為二母所笑。析義無貪不可冀，為二母所笑，無則福祚流

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此段不闡于天位之得，是正結上。篇

暗結法亦本之賈長沙，錯綜變化，却無一字蹈襲。

過秦論文之爽快，輕利於兩京中，另是一種出色。

按論全為光武而發，處處借高祖做箇榜樣，是時王莽既

誅更始，又死光武以本支光復大業，天命人心，可不再計

而決。古來豈有不知擇王之英雄乎？其不知擇主，全由不

識時務，豈與公孫述僻處一隅，妄圖非分，亦由中國多事。

一時兵力有所未及遂侈然自負為得計耳立言之妙全  
 不。一。字。涉。及。光。武。致。有。遊。說。之。嫌。惟。將。高。祖。開。創。之。日。遡  
 其。所。自。始。究。其。所。由。終。將。道。理。利。害。曉。譬。親。切。則。漢。之。必  
 復。中。興。只。以。高。祖。往。事。印。合。自。已。不。言。而。喻。厥。後。彪。舍。天  
 水。而。入。河。西。竇。融。即。委。身。歸。命。功。名。壽。考。圖。像。雲。臺。器。卒  
 膺。殺。身。之。禍。然。則。識。時。務。者。其。唯。俊。傑。乎。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向註文帝典論二十篇論古來經典文事此篇是論文章之體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八字道盡惡習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是訊其冗散班超字仲彪之少子夫。人。善。應作喜字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文士通病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

不。自。見。之。患。也。語本光武讓吳漢詔書解見上李善上文選表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

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

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郎所云建安七子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

相服亦良難矣各有所長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自見

之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以上

各家文字所云審己度人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

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張張平子蔡蔡伯喈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儁也以上俱論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常人貴遠賤近

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此風近世尤甚向聲背實乃耳食一輩人謂己為賢

乃自是一輩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

賦欲麗俱取乎文是本同文之中體裁不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

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韓退之論文亦以氣為主自是千古不易之論

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檢法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只觀性質

便見此真不可以言喻者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

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今之士類於錢孔中鑽研者蓋多矣豈知立言為不朽之一真可喚醒夢夢是以古之作者寄身

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指富貴而聲

昭明文選集卷之五十一 典論 七 文苑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

務。不以康樂而加思。不以康樂故加其馳騁。夫然則古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總期以文章傳後。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

攝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世人通病。名論至論。遂營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

斯亦志士之大痛也。可當勸學箴。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

言融孔融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按非通作文三昧。不能如此見解。而骨韻疎秀。丰神瀟灑。

隨手卷舒。飛行無跡。正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步其後塵。

者寡矣。在建安中。另為一派。非諸家所能相掩也。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曹罔字元首少帝族祖是時天子幼稚同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引農太

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 五臣本無之字 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紀年禹至桀十七王

湯至紂二十九王 三代之君與天下其其民 指封建 故天下同其憂秦王

獨制其民 廢封建為郡縣 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

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

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其治共守皆指封建四句為一篇總

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 同異同異姓也 是以輕重足以相

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盛時如此及其衰也相文帥

禮以禮帥諸侯尊周室苞茅不貢齊師伐楚齊帥禮見左傳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

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五臣本

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伯宗姬江郎

楚地之險心希九鼎郎問九鼎見左傳姦情散於芻懷逆謀消於唇吻亡粉反斯豈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頽之與周之衰全賴封

逆謀不敢肆上半兼指全異姓下半專指全漸入戰自此之後

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越

自會稽歸相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又楚考烈王伐滅魯又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

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自顧至於王赧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王赧雖為秦所滅海

姓雖弱小尚顧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

國九國見上至於五臣本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

當之矣以上言周封建之得盛時固杜諸侯之逆萌即衰時同

姓有人人亦有所憚不敢窺竊神器秦觀周之弊將五臣本以為小

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秦觀周之弊將無將以為小

弱見奪謂周衰時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漢書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

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郡置守尉監棄

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

不流於枝葉枝葉謂子弟秦於同姓不封一人故啓二世亡秦之禍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發明秦廢封建

之失排界流盪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不持無分士併不使之仕

王朝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政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議善本無於身死至於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

之口史記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詐為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賜公子扶蘇死至今趙高

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

易法寵任兄弟不封建同姓以為屏藩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

宮委政讒賊申申不害商商君皆以刻薄寡恩為治身殘望夷

求為黔首豈可得哉無同姓封建諸侯故趙高釋然弑君而不忘望夷官名遂乃郡國離

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

羽起兵項羽則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擗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殺秦王子嬰。帶入。士有常君民有定主。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異姓。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

前所平叙處反振一段精神尤加十倍。故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

驅鳥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

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

勢然也。弊總由於廢封建。故孤立無援。

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

危劉氏。

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

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

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

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亦籍同姓。封建之力。故劉氏危而復安。磐石大石喻堅固。本漢書朱昌

語。齊悼惠王肥。高帝六年封于章。呂后封爲朱虛侯。弟興居封爲東牟侯。吳楚見下代。郎文帝所封。

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又用反振與前段全法已

再傳。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此言七國之反。非封建不善。乃封建踰制不善。

蓋當日必有以是爲疑者。故以此破之。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

王雄。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今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

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出治安策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

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

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此言七國之反。緣當日處置不得其道。初

不關封建。漢書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

體之尾。其可掉哉。左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上句以木

喻下句以獸喻尾。屬一身。指同姓諸侯。大指封建。踰制。難掉。喻

更之不動。非體之尾。此句直刺入司馬氏。是時兵權國政俱同

馬氏專之。大意是言同姓封建踰制。且有畔逆之心。况異姓權侔宗室。其可仗以為用乎。當豫為之制也。武帝從主

父之策。下推恩之命。五臣本作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

南三割。梁代五分。將四國分為二十一國。地小則力弱。主父偃

文帝而行於武帝。推恩謂諸王子皆得封侯。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

事。此又矯枉過正之弊。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前失之過。此又失

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

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至於成帝。王氏擅朝。成

侯免國。漢書。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

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

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由內受制王太后於王太后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

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

頌莽恩德豈不哀哉西漢封建已盡故有王氏篡國之禍無封

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

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唯恐在後或乃稱

美頌德以求容媚田常見上又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

命封扶策侯又郡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得封列侯部音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

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以上將西漢事漢之先封建同姓

之後封建同姓無人故王莽篡劉氏蹶不賴光武皇帝挺不世

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光

去封建只輕叙乃文字至于相靈閣善本豎執衡後漢書桓帝

前詳後畧法亡國謂秦策功遷大長秋又靈帝時大將軍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

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無同姓封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

能相使與上身使臂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黃巾十常宗廟

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秦指董卓為逆居九州之地而身

無所安處悲夫總由同姓無人可伏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日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六代論 故范軒

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交豫。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交掃除凶逆

翦滅鯨鯢。破黃巾等迎帝西京定都頴邑。魏志天子東遷敗於曹陽

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頴川郡有許郡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

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別其

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操為漢臣不得封建子弟

後便當廣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有地無民宗室竄

封同姓於閭閻不開邦國之政。觀子建當日雖有四縣之封衣食權均

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

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此段見國家於至親骨肉雖有封建

國弊與西漢之末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此段言

州連郡專制不異古之諸侯同姓無一人錯處其中無以備非常之慮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

於百人之上。宗室文武位卑百使夫廉高之士舉至於衡軛之

內才能之人耻於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

也。此段言異姓有才皆委以重任全姓反限以資格使俛首異

姓之下非激勸人才之道合上二段自為章法雖賈長沙

昭明文選卷之五十一 六代論 六 故苞干

之。慟。哭。仲。長。統。之。昌。言。無。此。明。切。衡。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

輒。車。之。衡。輒。言。不。得。展。其。千。里。之。足。泉竭根朽枝繁條落皆喻同姓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

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從。於。山。林

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

槁。何。暇。繁。育。哉。此言封建同姓貴於其未危未亂使之深根固

則。亦。無。及。二。喻。反。覆。詳。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

盡。書。厥。土。黑。墳。謂。土。肥。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

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數句再申明上貴圖

用正法俱本。治。安。業。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仍頂上種樹天。下。有。變。而。無。傾。危

之。患。矣。意一線穿成

按。疎。爽。條。暢。與。班。叔。皮。王。命。論。同。一。機。軸。而。曲。折。反。覆。究

極。事。理。已。逆。知。司。馬。氏。必。移。魏。祚。爽。不。能。用。自。覆。其。宗。旋

以。及。國。衰。哉。

昭明文選卷之五十一 六代論 六 故苞干

夫學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一日無也。博奕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一日無也。博奕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一日無也。博奕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一日無也。

博奕論

系本曰烏曹作博博局戲道六箸十二棊楊雄方言曰圍碁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曜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

論

蓋聞善本君子耻當年當強仕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

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

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致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且以西

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

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此務其所當務乃聖賢一輩人以道德為功名者歷觀古今

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

其業窮困不易其素如下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

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卜式見上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宜

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

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

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

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息此務其所當務乃建功立業一輩人以官

離公門豈有游惰哉績為功名者先立數重公案為下扞議之

根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吳

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

不離公門王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臣本博奕廢

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

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此只是較彼此之工拙至或賭及

衣物徒棊五臣本易行四字寫絕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

人不依其徒與易則忿且爭此時至親好友然其所志以下則

亦不相顧衣物念重耳因忿爭而忘廉耻相譚新論俗有圖

論其無益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買之間其或言是兵法之

類上者張置疏遠方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

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上計取吳

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

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合罫中死棊皆

博奕論

放也

生勝敵無封爵之實獲地無兼士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

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無博奕取求之於戰陣則非

孫吳之倫也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

也文武二途俱無所用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

仁者之意也變詐劫殺名目又不好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上應是何異

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擊木投石童子戲也此段將博奕極形其廢事棄業之無益乃論中

間正位妙解人願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謂養父母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彰善本也此段雙頂上居室方今大吳受命海內

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

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百行兼包包納也士有一節可稱無不納

而用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金爵謂金印以封人爵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

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

務當今之先急也此則示以當務之急為各人當身寫照夫一

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見士君子當乘時以立功名語意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耶鄆

經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又以博奕與立功立名有益無益兩相較量無意不到

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

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乎  
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已見上用之於射御是有  
將帥之備也再得此一層反覆推論乃教之去無益以就有益自是至言如此則知名立而  
鄙賤遠矣

按功名二字是篇中眼目見人當愛惜光陰力圖進取古  
今志節之士再無曠日玩時作無益以害有益而不以功  
名自策者入手以古人作案中則形其流弊末則示以當  
務之急切而不迂流而有趣自可為世間不好經術溺情  
賭博者痛下一針。世間最不妙於賭博當局憤爭詈聲

未終旋復和氣是另有一種面目也親友告急一文難檢  
輸錢欲盡不憚傾囊是另有一種肺腸也總之欲利心滋  
廉耻道喪且為之飾說曰消遣予謂開卷有益儘可消遣  
何必做做於是無以為法於子弟乎故士欲正其人品必  
自不賭博始然後能成事功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第五十二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增林邦瑄宗器較刻

論三總目

養生論

運命論

辨亡論上

辨亡論下

右共四篇

養生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作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

取日之遺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試粗論之兩失

失其論事之實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是不

學得不可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以

以力致者非可限之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

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喻一終朝未餐則囂然

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喻二禮記曾子謂子思曰吾執夜

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勁刷理鬢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理髮謂之刷向註勁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喻四顏不待發鬢不待理以上引喻皆言誠於內

不可必形於外見外不能為功於內內能為功於外見內

不養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註形骸無精

則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神則困國無君

之喪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

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孫卿子湯七年旱溉灌四

能攝生者必而世嘗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轉

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早苗者也應是以君

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七情一有過處皆害養生之理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脩性者不營營於

召月文選集卷之五十一 養生論

故色汗

事安心者澹無思慮以葆至虛之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

體不棲不留皆是脩性安心工夫以上養其內數又呼吸吐納服食

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此道家運氣之法呼少吸多吐故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

養身納新也服食即茹芝煉石之類也形在外神在內數句是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

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沘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丈相去七丈

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但其事未詳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

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

變者也此言治地得變通之法收可十倍猶養生得且豆令人

重榆令人瞑音名以下言服食不可不慎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

則身重行止難又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見神農本草

草注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薰辛害目豚魚

不養當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薰與葷同又豬肉虛人不可久食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融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於齒居晉而黃抱朴子今

頭融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融處頭皆漸化而黑是玄素無定質

本草名醫云麝形似麝當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

寒香滿腎囊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

人有過得乃勝殺取淮南子險阻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

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察身莫

不相應內所服食必驗乎外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

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數句應上蒸熟言食豆非

有意使人重食辛非有意使人開齒黃則不堅麝香則不凝皆  
是自然而無所安排發明上莫不相應句○按齒處晉而黃  
者東夷婦八齒用藥染之使黑即所  
云黑齒也所云處晉而黃意全此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

養性者本草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壽久服  
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申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  
養性以應人養生經上藥養命五石練形  
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  
食以通也以上皆言服食不可不  
慎發明上表裏俱濟意而世人不察不察服食之  
理以養身唯

五穀是見聲色是眈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  
鸞五臣本  
作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以上皆言  
服食之失喜怒悖其正氣思

慮銷五臣  
作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遂以上皆言不  
知降性安心之失夫以暮  
在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

能久乎內外俱失所養國公  
一秋聲賦未段本此其自用甚者謂自奉  
太過飲食不節以

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以膏梁之子尤為  
易犯故另抽言之風寒所災百毒  
所傷中道夭於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此類不善  
養生其病

易見故世皆知笑悼以下則  
其病難見故人相習不覺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不知從  
微處謹

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  
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

慎眾險於未兆衰老時即覺  
悟亦已無及是由五臣本  
作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  
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五臣本有  
子從之病之始也不知病由  
於漸韓子

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可湯熨  
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害成於微而救之於

著故有無功之治。病已著則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知不

養之於微。故從老。得終壽得而限之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

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自證者證其至入十九十之少。自縱聞

養性。五臣本作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總謂由天命。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歛。澹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欲坐

望顯報者。以上二種人。一是知服食節慎。却不得其致。養方法

水喻如戒酒戒色之屬。為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

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榮願謂富

求富貴又欲求長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微

者。長生在後。日方見。或為賒傾者。以求富貴之念。傾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必養之久。自家纔見功用。淮南子。豫章之生。七今以躁競之心

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老子聽之

希希靜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合上文

攝生工夫偏恃者。以不兼無功。或養外不養內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二種此又入於旁門外道者。如採戰之類。合上文補前意。所未

及。以上將世人失養弊病。究極言之。以下入養生正文。凡若

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

少私寡欲八字。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無傷

為之德，故不營。是養其內發明上清虛靜素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

抑也。慎服食是養其外。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

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

濟，同乎大順。應上不營是養其內不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從服食所宜應上。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此養外即無為自得體

弗顧，是養其外。此養內即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至此則與天

妙心玄。以養外者。若此以往，怨同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史記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羨門右仙人也

按養生精理盡於廣成子，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數言而導引之法，能驅外邪，極有麻心，驗自不可少。清靜為

主於內，所云泰然者，天君導引為輔。於外，所云從令者，百

體惟服食不過，取其有節，戒其傷生。何用烹靈芝而鍛五

石也。至於金丹，性極燥烈，豈與人臟腑相宜。唐之憲宗，明

之世宗，可為深鑒。此篇道理極正，非中散天資清曠高妙

安能如此稱心達口而出。

運命論

通國家盛衰之運命即人生所值之顯晦也

李蕭遠

集林李康字蕭遠中山人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潁陽長政

有美績病卒

天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運命皆有時以主之時又為運命之綱

故運之

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

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

必從道德玄同

玄同出老子不言而同也

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

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

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命當通有聖明之君則必有聖明之臣天與神陰為作合

應運易乾鑿度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而興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

日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里社神祠明與

鳴古字通天辟如桀紂之類聖此羣龍不作人出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也

類故伊尹有莘所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

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

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黃石公記序有以畧中畧下畧

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

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頭而巧言於沛

公也以上皆是命當達適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

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應上告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

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跋漢以與春秋

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殺谷反呼老人

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此應圖錄之實皆識書也事應

天人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求也格至也言當未遇之時豈賢愚

之見所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將至有開必

先禮記文註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詩云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有宣至中興天豫運命之謂也引禮

見天欲生聖賢之君必生聖賢之臣以輔之命之豈惟五臣本

達全視乎運之隆內暗藏時字○通上為一大段作唯

召明文選集

卷之五十二運命篇

八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五臣本作始於夏

庭夏之衰有二龍降於庭自言為褒之君龍去而釐在藏之於

王後宮宮人觸之有孕生女懼棄於道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

徵發於社宮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公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

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

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邱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吉

凶成敗各以數至數即運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此段

國之通將衰天已豫生敗亡之人以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

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即武王受命河洛曰以

王業翰註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

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

言八六而言六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卽東卜世三十七年七百

天所命也運之前定以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

禮樂陵遲二霸齊文薄之弊漸於靈景翰註文德之澆薄其弊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漢書陸賈為大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雖仲尼至聖顏冉

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此指

二王在春秋之世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端卽上文薄之弊

體二謂孟軻荀卿皆有聖人之一體合而而言之故曰體二未即詐偽此指戰國援以上言運之衰○合上段言運之盛衰由數之前定雖聖賢

亦無如之何為下言命張本以上言運輕帶人命以下專言命又是上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上兼言數子下

下分界處德莫盛於仲尼卒無人見用以救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

周室之衰實命之所為器用也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

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七百里封孔子為令尹子

西所沮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

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

貴於人不為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彌綸猶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

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蘇公韓文公其不過也如此以上

尼極力發揮見道德若仲尼宜無不遇以反襯及其孫子思

文二子不及仲尼一時遭逢之盛見為命之所為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

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恐不以賓禮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

人蕭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子思子夏德不步仲

之勞護開之重尼命當榮顯無轍環遇合總由於命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

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

不亦過乎由不知命所致若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命亦不必沈湘發憤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命亦不必沈湘發憤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命亦不必沈湘發憤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命亦不必沈湘發憤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命亦不必沈湘發憤

樂天知命矣。下半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翰註：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四

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

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承上唯安命，故可體清以洗物，不亂

於濁。潔人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臣本清。自潔其身，惟知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以上皆言聖賢立命之學。夫忠直之近於主

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負背也，謂與人不合。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二句陪秀挺而特出，論衡風衝之物，不得有水湍之岸，不得峭

必非之。此句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

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安命本於知命，故凡事盡其在我，所當為不計

及成敗。求遂英志而冒風波於險塗。風波即禍患求成其名而歷謗

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算數也，言古之志士仁人知天有一定之命，故不畏斧鉞

不懼謗議，期於順受。其正此立命之實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

也，命之將貴也。再將命則伊尹呂尚之遭於殷周，百里子房之

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繳上半截道之將廢也

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繳下半截仲尼不遇一用。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蔭戚施之人，以

明繳一用。暗繳筆墨變化。將不知命之人，痛發其營營逐逐，以致身罹殃咎，皆其自取。

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遠。蘇。望。人。顏。色。不。能。俯。戚。施。卑。躬。承。人。不。能。仰。俛。仰。即。承。上。文。來。以。醜。疾。喻。人。惡。行。透。進。行。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說。得

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即希世苟合者言名與身孰親也為身不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

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四句是希世苟合脈摸然自以為為得矣脈脈相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

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鑊鑊鏹力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子胥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左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讎人也子而弗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

為主爵都尉又上以張湯為懷許面欺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上

見希世苟合之士非不僥倖一時富貴身家隨之此皆由於不知安命跋躓謂折挫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乃飲鴆死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徒歸道死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以下見人苟能立德便堪不朽豈必

在區區富貴乃作論本旨醒世人妄求之無益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

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

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實字頂上富字來人即富究不能於此身日用

所需之外。少加毫末。何必汲汲於求富。桓子新論。子貢對齊景

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

海之深。寒室灑雨。謂雨雖大。不過濡及一身。而止。句未詳所奉。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五臣本

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

可畏也。名字頂上貴勢二段來言貴以非分而得禍。譴即隨其後。榮身適以危身。見貴勢不足食。名實二義更從上

富貴而究。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總承上文富與貴勢來言人極其說

見但世間之物。亦求之不勝。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

求彼不知足之人。何時得足。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

鬻畢陳矣。貨不勝取。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褰裳而涉汶。問

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稼不勝取。公羊傳。莊公會諸侯盟。千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椎道紛五臣本作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

矣。椎髻結髻如椎。詩首。振五臣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

與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珍不勝取。振插也。衽。衣襟。淮南子。鍾夫

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

而不止。嗇。惜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釁生。散即起也。散而不止。喻釁生而不已。此是不知安命之人。貪得無厭。故天禍

人刑。因之而至。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傳曰。醫和曰。天生

如下所云也。日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五刑見上。利害生其

左攻奪出其右。而白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言

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見身名親疎之理分榮辱客  
主之義言惑之甚也自上其言曰至此通為一大段見世人求  
不義富貴只計其利未計其害豈知聖賢不朽之名豈由富貴  
惟不知命者率意妄求不知滿足推其不知滿足之心何時得  
足刑辟已隨其後是尚為能見身名分榮辱哉應轉作結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此層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此層主大抵為當時干進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  
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得謂得官位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邪正

之分天人之性皆本於正呂氏春秋衆正之所權乎禍福之門

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

義安命不求再結

上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

其所璇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天雖動而辰極不動璇璇雖

轉而衡軸不轉喻世自紛而

彼自靜乃是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

命不肯妄求者意中暗有所指之人五臣嘗從事於斯矣

吾先友銑註指為孔子謬一至是按通篇大意是言有盛世之運則聖賢之命通有衰世之

運則聖賢之命塞此中莫之為莫之致有天與鬼神主持

其間人力毫無干涉夫古來德孰如孔子運值春秋世不

以用賢為務卒老於行命之塞也子思子夏德不及孔子

運當戰國人皆以得士為榮造廬恐後命之通也為通為

塞皆不係於人。惟世人不知安命。奔馳營競。既見險而不能止。又貪得而不知足。負汗辱之行。忘傾覆之機。卒至身名俱裂。是為當時趨勢附權。枉已希遇者。痛下一針。○未幅於時。運二字未及。照應似失之疎。只看兩漢文。便知其結體嚴密處。

辨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

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起。五臣本作鋒駭義兵四合。謀誅董卓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

王叔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及權即皇帝位。追諡為武烈皇帝。權畧紛紜。忠勇伯世

威稜則夷羿。五計震盪朗兵。交則醜虜授馘。左傳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救之以

為已相遂掃清宗祊。捕蒸禋皇祖。祊廟門內冬祭曰蒸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

夷氏也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二句言將士之

多哮喘出詩之羣風驅熊罷出書之眾霧集二句言將士之猛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袁紹為盟主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袁紹袁術皆

之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稔育也師喪故寇因以奇忠規武節未有五臣本作見

如此其著者也敘第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

秀發吳志權稱尊號追謚策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

奮寡犯眾招攬謂收集遺老堅之老臣述業述父霸業東驅破黃祖等攻無堅城之將戰無

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江南江東皆為策有飾法脩師則威

德翕赫易先王明罰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文為之用交御豪俊

而周瑜為之傑武為之用吳志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閒人咸向之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張昭周瑜是吳立國功臣故另敘故同方業術同者者

以類附等契氣味投者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立國以人才為本畧

作一將北伐諸華誅鉅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閣吳

頓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夷庚藏車之所下紀通指袁紹袁術曹操等翰註夷平庚道也按此挾天子以令諸侯非是美本詩序由庚萬物各由其道說亦可通事美名

清天步而歸舊物舊物謂去許都仍都洛陽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

中世而殞敘第二世用集我大皇帝入孫以奇蹤襲於逸軌承

兄遺帝逸軌令圖故實遺風皆指孫策所行者播布憲法也遺風先代遺留之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烈帝逸軌令圖故實遺風皆指孫策所行者播布憲法也遺風先代遺留之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者播布憲法也遺風先代遺留之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



節儉嗜吝俊茂好謀善斷以上言有君人之德鏡註篤厚東帛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申重也

旅於邱園旌命交於五臣本作乎塗巷以下皆言能求賢用人故豪彥彙聲而

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四句為下文之冒於是張

昭為師傅周瑜陸公會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權待

張昭以師傅之禮又呂蒙字子明汝南人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周喻字公瑾陸遜字伯言魯肅字子敬俱見下文甘寧

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

泰之屬宣其力吳志甘寧字興霸拜西陵太守凌統字公績拜偏將軍程普字德謀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

賀齊字公苗為勃春太守朱桓字休穆拜前將軍領青州牧朱

然字義封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加

大司馬右軍帥韓當字義公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潘璋

字文佐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黃蓋字公覆拜武鋒中郎將加

泰字幼平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

以名聲光國吳志諸葛瑾字子瑜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步騭字子山孫權為

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

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吳志顧雍代孫

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吳志顧

劭為丞相守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其

潘濬字承明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

呂範字子衡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楊州牧又遷大司馬呂岱

字定公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幹疆也幹職稱職也虞

翻字仲翔性不協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徙翻交州陸績字公

紀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張溫字惠恕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

張惇字叔方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舉正舉

正國家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權遣都尉趙咨

之事使魏帝問吳王何等

主客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

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

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吝字德度拜騎都尉沈珩字仲山吳郡人

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

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

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五臣本

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祿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

祥協德術數占術也吳志吳範字文則以修歷數知風氣聞於

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董襲陳武殺身以衛

推步皆如其言機祥即妖祥德天地之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

主。吳志董襲字元世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

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敢委去敢復言者斬於是

莫敢于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陳武字子烈累有功勞進

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駱

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

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謀無遺語思舉不失策謂智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此段序江東文武之賢魏氏嘗

善本作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寨去之舟下漢陰之眾順

日浮鄧寨即鄧城東北小山漢陰漢水之南羽楫萬計龍躍順流羽楫言銳騎千旅

虎步原隰上是水師此是陸漢臣盈室武將連衡衡軼也戎車

以連衡喻多喟然有吞江濟忽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

黜之赤壁水涯曰滌吳志曹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喪旗亂

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赤壁破曹是江東興漢王亦憑帝王之

昭明文選集卷之五十一 論上

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

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因而後濟絕命永安蜀之

連營七百里自是大敵非陸伯言西陵之戰吳自不支亦用詳

寫湘西即荆州地因而後濟者謂歷艱險始得至白帝城永安

宮名先主崩於此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歷曹公出濡須作油船

得三千餘人其蓬龍籠之戰子輪不反魏志張遼之討陳蘭別

沈溺者數千人韓當逆戰于蓬龍由是二邦之將指吳喪氣挫鋒勢六財匱

而吳莞善木然坐乘其敝以上極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

天號鼎峙而立二句言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蜀魏既

乃俱肆力邊界庸益之郊番夷近蜀部者屠誅其不順裂畫疆而守東包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時闡廣於是講八代之禮蒐所三王之樂八代

五帝蒐閱也蒐與搜古字皆屬吳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告類皆祭名羣

通講說禮樂以見成功無事况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殺望鸞而奮棘戟也鍛刀

風而動言勇於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尹正也庶尹眾官化

協殊裔風衍遐圻以上皆言內治左傳天子乃俾一介行人撫

巡外域外域四裔之國撫巡是告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天

二爾馬六種每廐為一爾震馴也明珠瑋寶耀五臣本於內府玫瑰重跡而至

奇玩應響而赴重跡謂輜軒騁於南荒無荒外交衝軻蒲息於

朝野衝軻車也軻亦兵車名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

兵革不用故息於朝野

卷之五十二 魏書

七 故苞好

虞而帝業固矣。了孫權事視前二段敘法獨詳吳之得統由於孫權極寫其盛正以形下文之不然古人作論

多用此法。○又三段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幸與

申以矣字為章法幼主孫亮吳志孫亮字子明權少子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孫

琳廢亮使宗正孫楷迎休卽位休權第六子亮諡曰景帝姦回

琳度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只用帝敘降及歸命之

初八孫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吳志孫皓降晉大司馬陸公以文

武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謗盡規。吳志孫皓卽位拜陸抗大司

郡人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事不飾忠懇熙光明也書熙帝之載。吳志孫皓卽位拜陸抗大司

吳志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

馬范慎字萃敬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

以為丁奉五臣本離斐以武毅稱。吳志丁奉字承淵少以驍勇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

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宗

生順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樓五臣本立

公平如麥占又孟仁字恭武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樓五臣本立

賀邵之屬掌機事。吳志樓立字承光孫皓用立為宮下錄事禁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中侯主殿中事又賀劭字興伯皓時為中書

皓之虐自在言外爰及末葉羣公既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之費歷命應化

而飯王師躡運而發。王師謂晉師言躡其運數而發咸寧五年

軍王濬帥巴蜀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

溝阜之勢。皆言非有公輸雲梯之械。見智伯灌激之害。晉大夫

易取皆言非有公輸雲梯之械。見智伯灌激之害。晉大夫

智伯攻

智伯攻

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楚子築室之圍燕

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

人濟西之隊左傳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

使樂毅為上將軍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燕昭王

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與上帝業固矣遙為

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

魏觀降于濬浹辰十二日也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謂大康之役曩日謂昔日之曹劉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

之才異也賢易也古今只據吳之始終言詭趣即是

與亡殊途以用人行政不如往日作結穴

按於吳所以亡處未究極言之者陸氏吳之世臣不得不

為國諱惡容不得反覆痛快也只以結語悠然不盡出之

行政則前仁後虐用人則前賢後奸魏當盛時用多少

臣將士不能得江南撮土乃以累代立國之固不及浹

而破天乎人乎所以重致其痛惜之意

而天乎人乎... 引漢士不... 於魏... 夫吳相王基之以武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曹操好殺戮。故虐深民怨。劉公因險

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以貶蜀魏二國作開端。夫吳相王基之以武

太祖即係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作深遠矣。其求賢如

不及恤民如稚子。禮賢恤民。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馨丹府之愛。待人

外而其敬。援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

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潘濬字承明。武陵人。權

起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

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

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為

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

掩其面澹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

授器不患權之我偏任人推心置腹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

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

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卿與子

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武衛即卑宮

禁兵備不虞者此四句正是不恤人欺不患人偏之實

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報功故魯肅一面而

自託善本士變蒙險而效吳志周瑜薦肅才宜佐時不可令

退猶引肅還合榻對飲士變字威彥漢時變爲緩南中郎將肅

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變率兄弟奉承

節度權加變爲左將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吳志張昭爲

軍變遣于欽入質軍師權每田

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夫爲人君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如有一日之患奈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諸葛諸葛瑾情

天下笑何權謝昭欲女子之屬事

未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後

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耳於是令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

有司盡寫科條使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以上言其納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

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

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

不得殺之屏氣踟躕眷以伺子明之疾分茲損甘以育凌統之

昭明文選卷之五十一辨亡論下

波臣評

孤。四句言其報功臣之厚恤難臣之憂。吳志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不忘人美。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吾虎子也。

不受人讒。吳志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問。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讀此段皆權實事。令人真。洪規遠畧。固不厭。豈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欲成一統之治也。方言厭安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建業羣臣請備禮秩。謂即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至輿服蓋煖。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廢祖脩。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雖釀化懿網。未齒乎土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懿網。謂網羅天。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巨。弘皆大也。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此將上篇末所云戰守之道。抑敦率遺典。勤民謹政。上二句仍指用人。此二句仍指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數句是針對孫皓不却以反筆作議論發之絕。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吳人存亡。初不係於蜀。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長轂五百乘兵車也車不能

長驅至吳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舟不能順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申上重船逐艦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申上川故劉

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蜀原不能救吳只可與吳為

尾救故銳師百萬入於狹窄之地勢無所施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

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皆以備晉恐由蜀道水行而來石積

鐵鎖沈江江中路狹故流急機械即後吳人用天子總羣誼五臣本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泗濱

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

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水戰

非晉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可知王濬之樓船東下逮步闡之亂

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寶城猶金城延強寇謂率諸

于時大邦之眾指晉應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

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懸旌江介言雖率舟師

止沿江築壘以備吳而已時徐偁亦從巴以應闡終不敢深入但陸公以偏師三萬北

據東坑苦衡反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深溝

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踞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而不敢北窺生路步

欲降晉無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楊肇攻東坑不克分命銳師

五千西禦水軍破徐偁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西陵督步闡

據城以叛遣使降

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闌外以禦寇圍備如合晉巴東監軍徐倫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孤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倫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倫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即謹守隘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

師駭吾始有吞吳之謀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即蜀魏前

與吳交兵者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

反殺廣州刺史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

有愈言不為害吳之亡總由陸抗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位曰指

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

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三而由

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天地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合五臣其參者也吳於長江恃鐵鎖為固並無夫四州之萌

五臣作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四州荆揚交山川之險易

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遺者五

無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用失總由所用非人故是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土地甲兵皆不足恃謙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史謂皓驕倨又嚴寬冲以誘俊父之謀慈和以結士民

之愛。亦用泛作議論為收局俱。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按只將吳昔日所以興處。由於愛民。禮士。任賢。使能。敦本。節儉。聽言納諫。許多好處。層層鋪張。且山河險固。強鄰叛寇。日肆覬覦。只守隘口。無不追奔逐北。故三分之勢。立鼎足之形成。但險同昔日之險。人非昔日之人。竟使長江天塹。拱手授敵。臣僕之悲。適以增其故國黍離之感耳。二篇

詞意極蘊藉含蓄。其正意俱在題之反對處見。

